

愛情小說

冷月無聲

leng yue wu sheng

梁 晴 著

江蘇文藝出版社

需要一個寧靜的溫柔的夜晚 統治我們 躲

開眼睛 風也從容 月也從容 沿着忽明忽

暗的棕櫚樹影 回到過去在一起的時光



冷月 無聲

梁 晴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007号

冷 月 无 声

作 者：梁 晴

责任编辑：黄小初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48 印张5 插页2

字数：120,000 199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355-4/I·337

定 价：2.2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李

1 李冰弦刚刚从扬州调到省里来的时候，家还没有安顿好，屁股后面总是跟个小尾巴。新的同事一看这孩子的模样，便笑起来，纷纷道：“哟，这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扬州美人吗？”

李冰弦的这位千金长了一个纤纤巧巧的个子，薄薄的单眼皮，鼻子和嘴唇都安排得非常精致。细嫩的小瓜子脸上，红红欲滴的那一点红唇，真是特别的招人眼。

等到环境熟悉，“小扬州美人”不再躲在她父亲的身后一味地垂眼帘，占地十余亩的机关大院，没有她不敢去的地方。办公楼门厅里的一副杠铃不知怎么碍了她的眼，她居然卸下一头的铁盘来，歪歪倒倒地滚到金鱼池跟前，“砰”地推下去。众人边笑边叹息，道：“小祖宗，你怎么放着现成的古典美不当，要去当调皮捣蛋的野小子？”

李小姐大不以为然的样子，照样上窜下跳，舞刀弄棒。这位巾帼英雄天生的不爱穿裙子，大热的天和她的父亲一样打扮，一件T恤衫，一条西装短裤。“六·一”儿童节，老师要求所有的女孩子穿白衬衫红裙子，李冰弦赶紧托底下的女干事上街去买来一条。红裙子来了，这孩子坚决不肯穿，儿童节的全校联欢会，她宁愿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大人们都笑道：“这孩子在性格上怎么和扬州美人一点儿沾不上边？”

这孩子的性格象她上海籍的母亲。而她的出生不知是不是因为承袭了扬州好风水的缘故，长得很象另一位地地道道的扬州姑娘。这一点，也只有李冰弦自己在心里诧异。

李冰弦的相貌堂堂正正，他的为人也和他的相貌一样，有始有终，有理有利有节。如若不是如此，他也不会既不昧自己的良心，又能够在仕途上走得比别的人顺。

李冰弦也有才。写一手好魏碑，刻一手好印，饮酒赋诗写剧本；遗世独立，兼容众长，颇有魏晋文人的气象。

李冰弦是插队知青出身，念工农兵大学的时候得的文凭。李冰弦和别的工农兵学员不一样，他入学之前就正式发表过作品，毕业以后在小剧团干编剧，他的剧本一下子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编剧奖。

李冰弦出生于中学教师的寒门，父亲早逝，

家庭背景一无实力。他的天下是靠他的真才实学赤手空拳地打下来的。为官的李冰弦，依然难得地保住了许多平民百姓的美好素质，对病妻的忠守，对孩子的慈爱，对朋友、下级、同事的周到、热心、侠义、克己——看他的模样，就知道他是可靠的。

李冰弦是一个比较合乎理想的中国现代男性。

李冰弦深谙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为人之道以后，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人生境界。

李冰弦唯在膝下爱女的面前，时时体味到一种别样滋味。那个对于他相对自由的境界会在瞬间打碎。虽然那种碎只是石子投进水潭的那种“碎”——水面的平静须臾便会恢复的。李冰弦在“碎”的那一时刻，会失去对自己的自信。

李冰弦骄宠自己的女儿，莫非是因为在这个小小妙人儿的精神象征和物质实体面前，他有那么一点儿挺不直腰杆？

李冰弦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时候，提倡“社来社去”，很多同学分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去当乡村中学教师。唯有他例外，鉴于他发表过诸多诗文和小剧作，他被分配到某县的文工团去当了专业编剧。那一届的同学，无不羡慕他的鸿运。

说到某县，实际上不过是市郊的别称，县属的一切机构和单位，都设在市里。李冰弦从

学校把行李搬到县文工团的宿舍，借辆自行车，只推了十二分钟。

回苏北老家插队之前，李冰弦是上海向明中学的高一学生。念工农兵大学时，人品才貌气质风度远远地高出周围的同学一大截，追求他的女同学从来也没有少过。李冰弦对谁都好，对谁都不特别的好——并非是他不懂得爱情，反倒是他似乎懂得太多。总之，他很客观地等待他的心动起来，不料他的心总是不动。

有一位女同学，是艺术系的“系花”，家就世代住在扬州的城里，就学前她是扬州乐器厂的工人。这位女同学扬琴敲得极好，据说最擅长的是吹箫。不过那些年听箫吹箫的人已经非常之少，因为箫这件乐器列在被批判之列，说它的情调太不健康。

学校历年的晚会、联欢会，这位女同学只表演扬琴，而且只在民乐小合奏中占小小的一席之地。她虽然是系花，也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地方，只是她的头发特别的柔顺，也比别的女同学留得长。演出的时候两只手疾疾徐徐地敲打琴键，渐渐地她那束被手绢随意扎着的很滑很爽的头，便顺着瘦削的肩滑到前面来了，在她的胸脯上缓缓地起伏着。

仅仅是因为听说了她会吹箫，李冰弦就觉得她具备了一种很美很美的意韵——他实在是太倾心于杜牧的那两句诗了：“二十四桥明月

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扬州是座太有顽韧的传统文化氛围的古老城市，一砖一木、一街一巷、一水一石，无不深深关情。破“四旧”那种表层化的毁灭，改变不了多少它的实质和内核。照样坐茶馆、听评话、泡澡堂、养鸟的老人，他们那种我行我素我说了算的封建家长式的生活态度，依然代表了扬州的守旧风格。唯一“失落”掉的是扬州小家碧玉式的纤秀女孩子，外地来的人总要说：“扬州哪有什么美人？”满街的女孩子不知何时变得会大声地聒噪，一个个粗手大脚，“不爱红妆爱武装”，看不出什么好姿色。

这位会吹箫的女孩子比李冰弦低一届，名字叫作“许浅吟”。扬州的旧文化世家很多，深深地藏在芸芸众生中间，不显山不露水，唯有从他们为子女择取的名字上，可以觅出一角发黄的书卷。

许浅吟想必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

许浅吟自然也是很多男孩子追逐的对象。许浅吟十三岁的时候就进了工厂，工龄很长而年龄不长，进师院的那一年她也就刚刚满了十七岁。

许浅吟比师院里所有的女孩子都年轻。

许浅吟也许是因为年轻，也许是因为严格家教造成的矜持，她对恋爱这种事一直表现得

非常漠然。

许浅吟住在李冰弦邻楼的一间宿舍，两幢楼合用一个开水房。冬天的晚上许浅吟去水房打水，两只暖瓶再加一个热水袋，她就不大能折腾得过来。李冰弦那一天理完了发在水房洗头，看到许浅吟打好了水换了好几种方法也无法上路：要么一只手提不动两只暖瓶，要么暖瓶分别提在手里热水袋没办法带走。李冰弦看到许浅吟勉为其难地走了两步，夹在腋下的热水袋象只胖鼓鼓的小猪鬼“啪”地滑落到地上，溅得泥水四射。许浅吟那一脸要哭出来的样子，实在令李冰弦心中想笑。他把空脸盆交给许浅吟端着，自己把湿毛巾搭在湿漉漉的脑袋上，一路顶着渐渐消散的袅袅热汽，把许浅吟的暖瓶和热水袋送到了她的楼上。

每天打开水的时间一到，李冰弦便在楼下叫：“许浅吟——”

许浅吟没有谢过李冰弦。李冰弦倒也想好了，如果她有一天问用什么可以答谢，他就叫她吹一段箫来听听，最好在月光下吹，想象那种“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的意境。

许浅吟从不言谢，好象她存心要永远不露庐山真面目。

不言谢，也可以解释为不见外。许浅吟是不是爱上了他，李冰弦看不大出来，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太古典。

李冰弦分到县文工团以后，不大再到学校去玩儿，倒是许浅吟来找过他两次，问团里缺不缺扬琴手。许浅吟再有一年也就该毕业了，分得好可以留校，分不好还是去当中、小学的音乐教师。许浅吟不是红五类，留校显然不大可能，去当音乐教师则不如回乐器厂自在。能到剧团从事专业当然是最为理想，但是整个扬州城总共才有几个剧团？哪个团又没有现成的扬琴手？李冰弦找到自己的团长问了问，说扬琴不缺缺小号。许浅吟听罢也没说什么，只笑道：“那我还是回乐器厂去，厂里上上下下都处得挺好的。”

李冰弦便也只好泛泛地安慰几句，私下里再往别的团去打听，偏都不缺扬琴。

转眼新年就到了。那时候过新年也就是听听《元旦社论》，团里出一台大众化的歌舞节目慰问“三千会”，伙房加两个菜，而已。李冰弦那年刚死了守寡的母亲，上海的伯父立刻抢占了他家的那间屋做了儿子的新房，物是人非的过程连母亲的“七周”都没有超过。李冰弦从上海回来元旦早已远远地过去，床头那张落了灰的旧三屉桌上斜斜地搁着一封大大的信。拆开一看，是张贺年卡，许浅吟寄来的，上面只简简单单地写了一句话：“李冰弦，新年好。”

那些年已经久不见贺年卡，市面上也没有卖的。这张贺卡是自己做的，不知用了什么颜

料，封面上一幅小桥月色的画，衬在橘绿色的底色上，那沉沉的绿中牵丝攀藤地绽出凸凸凹凹的金色，象笼纱蒙烟的小画嵌在了一架古色古香的泥金框子里。贺卡的里页除了那行字以外什么也没有。其实李冰弦如果仔细地看一看，会看到那空白上用淡淡的人影打了底子，那影子是一位衣着飘逸的唐装女子在吹箫。

以后的很多年，李冰弦总在想这个想不透的问题。他曾经对许浅吟倾吐过他想听箫的愿望吗？他说过他如何地喜欢杜牧的诗句吗？没有。肯定没有。李冰弦的审慎是出名的，他不会公开地向往“封、资、修”，何况，对一个从未深谈的女孩子，他怎么会吐出这种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

再往下想，总是令人骇然。难道许浅吟读得透他的心？

李冰弦当时满心是无家可归的凄怆，哪里会有闲情把玩这种小东西？随手便把贺卡塞进了抽屉。过了三、四天，情绪渐渐稳定，看到桌面上那一方没有积上灰尘的空空荡荡的印痕，才想起该给许浅吟回赠一个新年问候。不待他去细想，便又有一位女孩子闯进了他生命的画面。

这位女孩子是从北大荒来的。插队前在向明中学念书的时候，她比他低两届，是初二的学生。不知道在校的时候她怎样地单恋过李冰

弦，也不知道她从何处听到了他家破人亡的不幸，总之，她千里迢迢地闯到苏北来，从插队的公社打听到师院，从师院打听到县文工团。

她要嫁他！

说完了这句话，怕他吓跑了似的，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下来，噗通跪倒在地上，抱住他的双膝，不让他挪动半分。眼泪喇喇地下来了，只是哭，只是哭，好象从此无家可归的不是他而是她。

李冰弦急得无法，只好去推她的肩膀。她穿着一身厚厚的棉军装，却没有戴庞大的毛绒棉军帽，只在脖子上松松地围了一条大红的开司米钩织的缕空围巾，洒了一肩纷乱的围巾穗子。女孩子剪了个极短极短的头，脑后剃出一个小小的发根尖子，直插进她俯着头的衣领深处去。李冰弦这时猛地一阵恍惚，想许浅吟若是剪了那一把青丝，成了眼前这个模样，会不会是一件令人难以容忍的事情？

全团的人几乎都跑来看这种戏里才会有的画面，早有善良之辈陪着抹起了眼泪来。女孩子随身带着一本她自己早在学校时就编撰起来的《李冰弦语录》，上面的文字无外乎是摘自李冰弦当年的各类大字报和决心书。扉页上居然有一张李冰弦放大三吋的黑白照片，好象是从学生证上的那张照片翻拍来的。真不知道她怎么能发痴发到这种程度。

没有一个人不劝说李冰弦接受这一段奇缘。团长擤着鼻涕道：“明几个说不定小李自己写自己，倒能写出一出好戏来哩！”

李冰弦除了依稀可以从不速之客身上看出当年校园里有过的某一个女孩子的影子之外，一无概念。他是完全的束手无策。早有热心的女演员把这位女孩子拉到她们的宿舍去安顿下来，其余的人轮番轰炸劝降。

李冰弦并非无情无义。也无所谓选择爱或者拒绝爱。一切对于他，全是无感觉。劝降的时间长了，人落入无穷无尽的累，他便哀告等母亲过了周年再谈婚嫁。女孩子得了这话，竟就此不走，留在团里打杂，粗活细活都干，连龙套也跑。女孩子并不难看，甚至可以说很好看，李冰弦只是不喜欢她的那种极端的行方式。

阳春三月，剧团去沪宁线上“跑码头”，故意把他和她留下驻守。一个守男宿舍，一个守女宿舍，免得小偷潜进来撬大家的柜子箱子。李冰弦帮助装车的时候扭了胳膊，有一天在屋里用左手洗头，灌了一袖筒的水。正在狼狈，女孩子跨进门来，抢过毛巾去便要帮他洗。李冰弦被肥皂沫迷了眼睛，两眼一抹黑，挣扎之中已被她搂在怀里。热水哗地从头顶淋下来，顺着耳后急速地流，好象流进了他的每一寸血管，又从脚心冲到地下，冲得他只要漂起来。

李冰弦湿淋淋地把脑袋挣脱出来，恨恨地用肥皂腌红的眼睛看着女孩子。女孩子脱了臃肿的棉军装，穿了一件玫瑰红的对襟小夹袄，小巧得象换了一个身子。女孩子胸前湿了一大块，脸色苍白，看定了他，急急地喘着气。李冰弦把她掬过来一抡便抡到床上去，女孩子倒下去时不肯放开他，他便趑趄地也往那边倒。脸盆连同小方凳一块儿翻了，满地都是水。砰訇一连串混乱的响声中间，李冰弦还不忘抬头看一眼门。门上的司必林锁已经反弹上了。这个小妖精，她从她进门的那一刻，就料定她必能做他的主人。

这就是他女儿的母亲的来历。

李冰弦从他的妻子的身上，体味到了失败了的男人的滋味。他有一种心理上的失贞感。

收拾屋子做新房的时候，关艳从抽屉里翻出那张贺年卡来，冷冷地笑道：“这是哪一位妙人儿送给你的？”李冰弦瞟了一眼，手里掂着一堆用不着的杂物，道：“噢，是师院过去的同学。”关艳道：“是女孩子传情的信物呢，瞧这个淡淡的女人影子，呜呜地吹箫呢。吹的什么曲子？《凰求凤》？”李冰弦脸色煞白，抢过贺卡来看，果然就看到了那位执箫的女子：箫声是怨的，女子是哀的。为什么早没看到它？

李冰弦三下两下便把那张贺卡撕碎了，自以为是表达一种怨愤似的绝决，后来方体味到

里面倒有一种要向关艳表示清白的意识，如此一想透，便更加地看不起自己。

许浅吟毕业的前夕他的妻子已经在上海的娘家住着，等候秋天的临盆分娩。恰好此时团里的扬琴手考上了一个部队的文工团，李冰弦赶去通知许浅吟，许浅吟笑道：“真对不起，你慢了一步，我也考上了农垦的一个文工团了。”李冰弦突然有一种重重的失落感象漫天的乌云一样灭顶而来，这时候他才知道他早已是真正的有所爱的了。

李冰弦经不住自己对自己的打击。用哀求的眼神挽留许浅吟，希望她不要走。许浅吟象是失去了以往的方寸，道：“我也去尝一尝让你熬不下去的孤独滋味！”说罢知道话太重，挽回却已不能。孤独使李冰弦做了不能自己的事情，其中最大的错是娶了关艳。还情为欲，他知道自己差劲。李冰弦是个从不说后悔的人，即使错了也勇于成全那份错。许浅吟的话也教他知道他伤她已太深；只好说：“别无他求，临别前能否听你吹一支箫的曲子？”

许浅吟果然拣一个好月夜，邀他和几位校友出去，大家坐在大虹桥畔的一座水亭子里，听许浅吟吹了一曲。那支曲子叫《平沙落雁》，冷冷清清凄凄切切，令李冰弦想起“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诗句，一时泪几乎下来。许浅吟自寄出那张贺卡没有回音，果然不

再和任何男孩子恋爱。

许浅吟倒是相当洒脱，吹完了，沉默片刻，笑道：“都说西北干燥，想来竹制的乐器到了那里必定开裂无疑。要论吹箫弄笛，大约也就是江南的水土合适。”说罢，顿也不顿，将手里的那管箫嗖地投进瘦西湖的一顷月波里。“不带它了。”许浅吟在月光里微微一笑，仿佛她的举动并无多少决绝的成份。

农垦部的那个文工团设在乌鲁木齐，许浅吟一去便音信杳然，她好象拿定主意不给扬州的故友以任何消息。

许浅吟走了以后没多久，李冰弦的女儿呱呱地来到人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她今后会长得有几分象许浅吟。

2 关艳是个小户人家的娇女。父母亲都是纱厂的普通工人，因为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真好比两口子轮流用嘴含着她，让她长大。

关艳喜欢对着镜子说：“天生丽质难自弃。”难得关艳能说出这么雅的句子。她的自负总是令李冰弦瞠目。关艳对李冰弦的感情首先来自

对他才华的仰慕，足见关艳并非一个浅薄的女孩子。

关艳如果不是因为那种天性中的浮躁，慢慢的她或许可以成为李冰弦很好的倾吐对象——李冰弦读书偶有心得，或者被剧本中的某一段唱词折腾得很苦，他实际上是很希望有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给他以肯定或者否定的。

李冰弦总是伏案到很晚。有的时候夜里停电，眼睛在烛光下熬得很累，自己拉开关艳的针线抽屉，拣一把小小的剪子来剪去烛花。红烛欢欢地一亮，令他想起“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意境，回身去望，关艳不是已经睡得很酣，便是在女宿舍串门串得没回来。

关艳在扬州结婚生育，一心一意地不想再回北大荒去。扬州离上海实在是太近，从十二圩过江，再抬腿登上任何一列东去的列车，几小时后就到了上海。

关艳很喜欢抱着孩子回娘家。

李冰弦的工资那时候只有四十多元，养活三口之家并非易事。间或关艳回娘家住一段，说给李冰弦省一省饭钱，孰不料她回一趟娘家需要多少装点门面！光是麒麟阁的点心，就不知买上多少盒送人；富春的三笼包子和一斤肴肉，也是每一次都必备的东西。

关艳回来，总把娘家给买的新衣新鞋、孩子的新式童车之类的拿给左邻右舍看。文工团